

一本正经跟着古人去撸猫



侯印国 受访者供图

“裹盐迎得小狸奴，尽护山房万卷书。”“溪柴火软蛮毡暖，我与狸奴不出门。”

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，小小的狸奴，不仅是守护藏书的卫士，也是温暖的精神陪伴。猫，是如何进入人类社会，成为受人喜爱的宠物的？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猫，为何总是沾染着精怪色彩？

这些疑问，你都可以在《中国撸猫简史》中找到答案。近日，由南京文史作家侯印国和李嘉宇合作撰写的《中国撸猫简史》由中华书局出版。全书共分为八章，分别介绍了秦汉、南北朝、隋朝、唐朝、宋朝、元朝、明朝和清朝时期猫与中国人的互动，从生活史和动物史的学术视角，以通俗可读的文风，详细讲述了数千年来猫如何走进中国的日常生活，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。

书中还分享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“冷知识”，比如关于猫神、猫妖、猫精怪那些扑朔迷离的传说；还有现在习以为常的宠物美容和宠物玩具，唐宋时期便已经出现；古人养猫往往很有仪式感，宋人买猫称“聘猫”或者“纳猫”，他们还有一套完备的聘猫流程……

近年来，本书的作者之一侯印国一直致力于用现代视角趣味解读古代历史，尤其着眼于古人的日常生活，从文化变迁的细节来观照历史，他出版的《风月同天：古代文化变迁中的细节》《过日子》《好手艺》《宋朝人的日常生活》等，都是以古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和写作对象。侯印国告诉记者，他始终认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，也隐藏着追寻文化价值的路径，“文化符号具象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细节，如明月现于一切水，而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，又自受到文化场域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正如一切水中之月，摄于空中一月。”而这部《中国撸猫简史》，也是从生活史角度，以猫为视角，走进古人的日常生活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张鑫仔

“登堂入室”，唐宋时期猫成了中国人的“家庭成员”

读品：《中国撸猫简史》读起来很轻松，但里面很多内容都有出处、有文献支撑。当初在资料选择和体例上有怎样的考虑？

侯印国：古代已经有一些关于猫的专著，最早的是署名俞宗本的《纳猫经》。真正成熟的“猫学专著”有三部。嘉庆三年（1798）王初桐的《猫乘》，是我国第一本关于猫的谱牒类著作，摘抄辑录了自先秦以来和猫有关的各种文字叙述。嘉庆四年（1799），杭州一位时年十七岁的少女诗人孙荪意完成了《衔蝉小录》，这本书体例精当，搜罗丰富，对了解古代猫文化很有帮助。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黄汉的《猫苑》问世，这本书材料最为丰富，除了广收经史子集及汇书说部中与猫相关的条文典故、笔记传说、诗词品藻之外，还收录了许多“猫友”的议论品评。他还写了自序，喊出了“人莫不有好，我独爱吾猫”的口号。

我和李嘉宇撰写《简史》，搜集到的清代以前的原始资料要十倍于古人。另一方面是材料的编辑比较零乱，《简史》改用“史”的体例，按照年代分为八章，可以清晰把握猫进入中国人生活的历史脉络，比如唐代中国开始养宠物猫，宋代宠物猫的商业化开始普及，出现种种聘猫仪式，元代这些仪式开始定型，出现浴猫节等。同时又不囿于严肃史学的写法，每章根据这一时代最有特色的内容进行分节，突出故事性和可读性。

读品：梳理中国人的撸猫简史，人与猫之间的感情有什么变化吗？

侯印国：中国人与猫的感情，可以用四个阶段来区分，我分别用四个词语来总结。首先是先秦时期，“若隐若现”。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本，都有猫的踪影。这些猫并非家猫，而是尚未被完全驯化又出现在

了人类生活中的野猫，当时称之为“狸”。其次是六朝时期，可以称之为“若即若离”，我国本土的野猫完成驯化之前，这个演化过程就被外来的、已经基本完成驯化的非洲野猫所打断。从非洲野猫驯化而来的家猫，在汉末六朝随着佛教传入，出现在了中土，并逐渐受到人们的喜爱。将家猫称之为“猫”，也是受到佛教翻译家的影响。在此之前，与人类生活有着关联的野猫，往往叫作“狸”。第三是若神若凡，在隋代，外来的猫文化和本土文化碰撞融合，“猫鬼神”信仰，猫鬼不仅对隋代政局有着深刻影响，至今还在北方不少地区的民间信仰中有着痕迹。第四是若宠若用。唐代以后，猫咪们真正“登堂入室”，成为人们家庭生活中的一员。

读品：唐宋时期，中国猫文化走向繁盛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？

侯印国：唐宋是中国猫文化走向繁盛的时期。唐人的日常生活中猫的身影频频出现。这个年代有史料里最早的猫奴，专以养猫为乐。也有大量的“猫妖”精怪在人类的世界里行走，或善或恶，映衬着唐代人对猫的热爱和想象。唐代出现这样的重要转变，主要是六朝以来，外来的被驯化的猫随着丝绸之路进入了中国，到这个时期逐渐普及。这些宠物猫性格温顺，长相呆萌，很快就俘获了一批中国人。

到了宋代，家中养猫成了盛极一时的流行风尚。这一时期，家猫的存在也不单只是为人类服务，发挥其捕鼠护粮的天性；越来越多的宋代人意识到，猫这种动物还可以满足自己的陪伴需求。于是猫的地位也逐渐跳出六畜之外，开始拥有人类家庭成员般的优厚待遇。宋人对精神生活的极致追求以及宋代高度发达的商业，使得养猫这个行为不仅在商品经济层面分化出了许多垂直品类，例如猫粮、猫窝、猫玩具、猫美容等；也在民俗层面形成了一系列颇具仪式感

的人猫关系日常。

猫饱卧花荫，文人们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

读品：从“裹盐迎得小狸奴，尽护山房万卷书”到“溪柴火软蛮毡暖，我与狸奴不出门”，从《纳猫经》到《猫苑》，中国古代文人似乎格外偏爱猫，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？

侯印国：文人爱猫，实用层面的原因在于猫能护书。古代的书常常遭遇鼠患，猫往往能够发挥守护藏书的功用。明清之际的朱鹤龄写过一篇《猫说》，开篇就写道“余家多鼠患，藏书多被啮蚀。邻家有猫，乞得之。”宋代陆游的“裹盐迎得小狸奴，尽护山房万卷书”，说的也是这个主题。在实用之外，猫饱卧花荫的惬意，也成为文人们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。而自己在苦读写作或神游物外之时，猫静卧身旁，又是日常而温柔的陪伴。陆游和猫“昼眠共籍床敷暖，夜坐同闻漏鼓长”的景象，与今天很多人工作学习到再晚，自己的猫也一定陪伴在侧的情形别无二致。

读品：书中收录了两百首古人咏猫的诗词，还有近百幅猫图，它们都有些什么特点？

侯印国：古代诗人笔下的猫形形色色，但最常见的主题有四种：一是对猫捕鼠功劳的赞许。如宋代黄庭坚的《谢周文之送猫儿》一诗中，他狠狠地夸奖了一番小狸奴的丰功伟绩，诗云：“养得狸奴立战功，将军细柳有家风。一箪不厌鱼餐薄，四壁当令鼠穴空。”再如陈郁《得狸奴》中说“穿鱼新聘一衔蝉，人说狸花量直钱。旧日畜来多不捕，于今得此始安眠。”二是对猫不捕鼠的书写，不同的诗人会有不同的视角。例如刘克庄曾连写两首《责猫》《诘猫》，来抒发自己对家中衔蝉猫在其位却不谋其职的不满。再如明人刘泰的《咏猫》诗，说猫“向人只作狰狞势，不管黄昏鼠辈忙。”借猫不捕鼠的现象，讽刺政坛人物尸位素餐。也有人用来表达自己对猫的纯爱。陆游《赠猫三首》也抱怨过“执鼠无功元不劬，一箪鱼饭以时来。但诗中的“不劬”就是不追究、不揭发，意思是小狸奴开始变得不爱抓老鼠，但自己却并不追究。而梅妻鹤子的林逋则另辟蹊径，在诗中则写到自己家贫到连老鼠都不肯光顾，猫儿也就无鼠可捕了。第三是关于猫的惬意生活形象，这类往往是题画诗。古代猫图盛行，甚至有悬挂猫画避鼠的习俗。这些题画诗往往对画中景象进行生动描述。例如陆游的《题画薄荷扇》，即描述扇面上“薄荷花开蝶翅翻，风枝露叶弄秋妍”。扇上的猫儿醉倒篱边，饱卧花荫，不问世事。

古代的猫图不少有吉祥寓意，例如一种常见的主题叫作猫

蝶图，画面中有猫和蝴蝶，猫蝶与耄耋同音，耄是指年纪约八十至九十岁，耋是指年纪为八十岁，有高寿的寓意。古人非常喜爱这种吉祥寓意，历代都有不少猫戏蝶主题的画作。

通过文献学重新观照日常生活的细节

读品：从《过日子》《好手艺》到《宋朝人的日常生活》，你一直在用现代视角趣味解读古代历史，尤其着眼于古人的日常生活，从文化变迁的细节来观照历史。这种“微观史”的研究旨趣是怎么形成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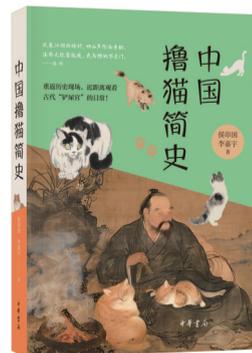
侯印国：我始终认为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，也隐藏着追寻文化价值的路径。事实上，中国古代的哲学，也始终认为日常生活、市井百态是道之所在。庄子说道无处不在，在蝼蚁、在稊稗、在瓦甓，也在屎溺；孔子认为道就是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的东西，王阳明提出“不离日用常行内，直造先天未画前”，到了王良，进一步提出百姓日用即道，认为圣人之道，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；禅宗也重视“日用不知”，这便是南泉普愿禅师所标举的“平常心”，是南泉的弟子赵州从谏禅师的“吃茶去”。

近年来的写作中，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，文化变迁与日常生活，如月照水，如水映月，一月普现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摄。文化符号具象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细节，如明月现于一切水，而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，又受到文化场域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正如一切水中之月，摄于空中一月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月照千峰为一水。月光与水光，波光相映，流水与明月，水月无碍。

读品：你是学古典文献学的，教的是文化传播学和佛教传播学，公众视野中的你又是青年文史专家，为什么学术涉猎如此广泛？

侯印国：古典文献学是研究古代学术的入门之学，我自己最开始的研究方向就是古文献学中的目录学，最早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就是关于清代目录学研究的。这种学问被古人视为“治学门径”，对开展其他文史研究很有帮助。后续的研究和写作，都完全是依靠文献学的底子。长期深入文献学，往往会显得“博学”，因为需要阅读大量文献，接触大量古籍善本，这对文史写作和文化传播来说是“加分项”。

我认为文献学的研究要人能出，既要能够深入典籍，但同时也不能完全沉溺在版本校勘中，文献是文化的媒介，是传播的载体，因此我又做了一些文献文化的研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古人生活史是我感兴趣的，我将文献学的特色和微观史学的视野结合起来，写作了一些古人生活的书。



侯印国 李嘉宇 中华书局
《中国撸猫简史》

侯印国

文史作家，高校教师。主要从事生活史和文献文化研究。出版有《清代稀见私家藏书目录研究》《宋朝人的日常生活》等著作十余部。